



晴也须来，雨也须来

□耿艳菊

古人好浪漫。女子走娘家,那是很美好的事,总要多待些时日,人之常情嘛。丈夫呢,见妻子多日不归,想催她回家,又不好太直接,思来想去,见春光明媚,鸟语花香,很委婉地写信说: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。”

第一次知道这句书信,就猜想这个写信的人一定是儒雅书生模样,文质彬彬,月朗风清,细致柔和,温情脉脉。

殊不知,这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原配夫人戴氏的。这时,再看这句话,简单美好的文字背后有了帝王的雍容大气,最重要的是还藏着平常人家里为人夫婿的一颗温柔心,这才是得以在光阴流转里被世人一遍遍记起的关键所在。

更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。

清代王士禛曾在《香祖笔记》里写:钱武肃王目不知书,然其寄夫人书云:“陌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。”不过数言,而姿致无限,虽复文人操笔,无以过之。

据说戴氏常跟随吴越王征战沙场,两人感情甚好。原来吴越王钱镠并不是儒雅书生模样,而是金戈铁马沙场英雄,且目不知书。更令人可敬可叹了。

王阳明也好浪漫。记得这位明代的理学家写过与花相关的经典句子,每年花开的时候总要翻来覆去看看,品味再三。

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同归于寂;你既来看此花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,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。”单凭这字里花间,便觉王阳明是有趣可爱的人。

汪曾祺也好浪漫,他的浪漫素朴雅致,亲切得简直像老朋友。他被誉为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,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,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,小说里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、恬淡和从容,而散文里每一寸空气都洋溢着生活的情趣。网上看到有人这样说汪曾祺:“别的作家的文章读了,忘了。他的文章,读了,还想再读,记在了心里。”还真是如此,他“会玩,爱生命,爱美”,这个老头儿实在迷人。

你看他在《人间草木》里写:“如果你来访我,我不在,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,它们很温暖,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。它们开得不茂盛,想起来什么说什么,没有话说时,尽管长着碧叶。”每一个字里都是深情,有太阳的温暖,还有月亮的光辉。

元代虞集不知是何许人,但他的一首元曲在我笔记本里静静地住了很多年。笔记本有些陈旧了,有光阴温润而过的痕迹。那是我大学时代的读书笔记,第一页开篇便是虞集的元曲《南乡一剪梅·招熊少府》:南阜小亭台,薄有山花取次开。寄语多情熊少府;晴也须来,雨也须来。随意且衔杯,莫惜春衣坐绿苔。若待明朝风雨过,人在天涯,春在天涯。

每每读起,便觉水波荡漾,风情万种,春天铺面而来,整个世界都是普里什文所说“在春洪奔流过的地方,现在到处是花朵的洪流”。多年来,这种“风情万种”的天真浪漫并没有伴着光阴而流转不见,反之愈加令人虔敬肃然。看似路长遥遥,春日迟迟,其实光阴短暂,一朝风雨,一朝天涯。

莫惜春衣。晴也要来,雨也要来。渐渐,你会发现,人世上的浪漫并非风花雪月,而是懂得和深情。有美好,亦有无奈,仍坚定地一往情深。

人到中年

□贾明明

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标志。

少年天真烂漫,青年积极进取,中年稳中求进,老年则固执守旧。

人生大抵如此,但也并不绝对。有人一生都天真烂漫,保持着一颗童心,做了一辈子的少年郎。有人半生积极进取,将青年这个阶段无限拉长。有人生性稳健,似乎早早步入了中年,又迟迟不肯走出。有人生来固执,一生都执拗若斯。

人,大多都是凡人,做不了一辈子的少年郎,也做不了一辈子朝气蓬勃的青年。人会一天天长大,一年年变老,连带着那颗心也会一点点老化。

人在不觉间就步入了中年。

公交车上,遇到小朋友,当他们不再喊你哥哥,而是叔叔、伯伯,步步升级的时候,你离中年已经不远了。

头发在一根根悄然变白,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,亦是人将中年的前兆。不光变白,还在变少,犹如广袤的草原开始沙漠化。有时自嘲,这叫聪明透顶。聪明是人人都喜欢的,至于透顶,还是算了吧,我更愿聪明得不露痕迹。

曾经引以为傲的六块腹肌,如今开始融合,逐步步入一体化,且日渐隆起。我又不是弥勒佛,不需要大肚皮,来容这天下难容之事。肚皮不听号令,该大还是要大。有人说,这是将军肚,可我不是将军,干嘛要这么大的肚子。有人说,这是发福,这样的福谁爱发谁发,最好离我远点。

肚皮越来越大,可留给梦想的空间却越来越小,大半给了生活,给了柴米油盐,给了老人、孩子。自己的空间日渐萎缩,今天为了你活,明天为了他活,后天总该轮到自己了吧!那可不一定。生活指不定给你出个什么难题,等着你去解决。

到了中年,人开始变得慵懒。曾经追求着要过这样的生活、那样的日子,如今开始认命。既然无力反抗,成不了生活的主人,那就好好做个仆人吧!把他侍候好了,说不定生活会给你奖赏呢!不要在他面前抱怨,表现出不甘,除非你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与他决裂。否则,你的每一次抗争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。如果惹怒了他,他将你抛弃,你会更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

我也曾面朝大海,也曾期待春暖花开。奈何岁月无情,填埋了胸中的沟壑,留下的尽是平淡。平凡地活着,做一个农民,或者工人,或者商人。岁月静好,平安是福,只要家人无灾无难,能够在流年中终老,还有什么可奢求?

人到中年,为人处世开始变得圆融,让人觉得舒服。没有棱角,没有生涩,有的是包容和忍耐。你好,我好,大家好,不必做意气之争。

地球是圆的,太阳是圆的,甚至整个宇宙都是圆的。待人接物圆融一些更能行得通,方也不必尽丢,留在心中即可。

人到中年,对方圆之道的拿捏日渐成熟。该圆则圆,该方则方,做人就是这样。

总第6476期 配图 张海华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痒

□叶蓉



叶有所思

出去教研活动一趟,除了带回一些课堂教学的感悟,还带回了三个又红又肿的大包。涂了各种膏以后,发现并不能让它消失或者假装消失。因为过了不多久,它们就会暗暗地痒起来,以显示它们不容忽视的存在感。

虽然不要命,可是你知道,痒是一种不痛但是痛苦的感受。就像千万只蚂蚁在啮咬你的皮肤,你挠了吧,只有一时的痛快和变本加厉的钻心;你忍着吧,它却又不紧不慢地持续痒着,丝毫不肯退却。

所以很多时候,明明痒会让人笑,却又叫人难受。

小时候看到喜欢的歌手新出了磁带,每一次路过音像店都要侧目视之,虽然也和自己说买来了并没有什么用处,但就像是心里被蚊子咬了一口,不挠平难以释怀。省下了无数口早饭终于将它买到手中,这才算是将心脏妥帖地抚平,不再是望眼欲穿的难耐。

长大以后才发现,这个世界叫我们心痒痒的,何止是几盘磁带而已。想要的太多,拥有的太少,于是,像有无数蚊子嗡嗡飞过,留下大大小小的包。有时你太用力地挠它,它会让你破皮,有时你憋住了不挠,却比憋气还要窝囊。心里的痒,最是容易叫人迷了眼睛走错路敲错门。

腿上的大包们,总有慢慢退去变得平整的一天。可是心中那些难耐的痒啊,却常常吞噬着我们的意志,是坚守信仰还是屈从心痒,这当中,也许就隔着一个司马迁与司马相如的距离。